

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首六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六義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孔氏曰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

程氏曰國風二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偏得其一二者

鄭氏曰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

吕氏曰風非無雅雅非無頌如七月一篇具風雅頌三體

嚴氏曰孔氏謂風雅頌皆以賦比興為之非也大序之六義即周官之六詩如孔氏說是風雅頌三詩之中有賦比興之三義耳何名六義六詩哉凡風動之者皆風也正言之者皆雅也稱美之者皆頌也故與敷陳之賦直比之比感物之興並而為六也呂氏言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其說是也

程氏曰頌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有匪君子終不

可議今之類皆頌也是風雅中亦有頌

董氏曰崧高既列於大雅矣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曰吉甫作頌

朱子曰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鄭樵氏曰風雅頌三者之體如今人之詩有律有吕有歌行是也風者出於土風大概小夫賤隷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

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所能道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諭惟鋪張勲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言褻語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己上泛論六義

王制天子五年一廵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書大傳聖王廵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

太史公曰聞之董生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故長於

風孔氏曰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小雅所陳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强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禄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官人用士澤被昆蟲化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為小體體有小大故分為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王政既衰變雅兼

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三王變雅不係善惡之多少自由體之小大詳觀其歎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是古人明

以二雅為異區也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言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

蘇氏曰小雅言政事之得失大雅言道德之存亡

李氏曰小雅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也至於大雅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是也

嚴氏曰竊謂二雅之别特以體之不同非因政有大小也盖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首篇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申複詠之以寓不盡之意盖兼有風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正大詞旨渾厚氣象閎濶不惟廻異國風而小雅亦自不侔矣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不得

為大雅也

朱公遷氏曰小雅舒暢而平易大雅渾涵而嚴密小雅幾於風大雅幾於頌

鄭樵氏曰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所謂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非政有大小也律有小呂大呂則歌有小雅大雅宜其不同也

程大昌氏曰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别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之異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

小呂也

朱子明氏曰風雅頌是樂章之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是也已上論風雅頌

鄭司農曰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

鄭氏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

孔氏曰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巳心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

程氏曰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以物相

比如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是也因物而起興如關關雎鳩瞻彼淇奥之類是也

王氏曰以其所類而比之之謂比以其所感發而況之之謂興興兼賦與比者也

黄氏曰賦者直陳其事之謂也比者託物而喻之謂也興者因物而感之謂也受命作周之詩其事確東宮之妹之句其辭實此之謂賦柔荑瓠犀喻莊姜之美山阜岡陵喻福禄之多此之謂比雨之濛矣行者之心凄然

以悲鸛其鳴矣居者之懷慨然以嘆此之謂興

虞惇按手如柔荑如山如阜既謂之如則賦矣非比也漢儒多以此類為比黄氏亦沿漢儒之誤此義至朱子而後明

朱子曰比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

虞惇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如螽斯之三章有狐之三章是也有全不言其事者一章則厭浥行露通篇

則匏有苦葉衡門蒹葭豳風鴟鴞之類是也朱子於衡門蒹葭皆謂之賦而匏有苦葉之三章亦謂之賦不知衡門蒹葭乃借彼以喻此而雝雝鳴鴈是即小以諷大非賦也周南之螽斯衛之有狐曹之蜉蝣齊之甫田朱子以為通篇皆比而不正言其事鄘之隰有萇楚則註雖曰賦而以樂子之子指萇楚是亦通篇皆比而不正言其事矣竊思狐與萇楚不可以言子螽斯不可以言爾憂有狐之無衣裳樂萇楚之無

家室畜斯則美其子孫蜉蝣則欲其歸說不惟詩義全失而文理亦未可通田甫田正興思遠人而概以為比則未知所比者何事他如厭浥行露比女子之守而直以為賦凱風自南興母氏之劬勞而混以為比如此之類舛誤弘多未敢時然亦然而曲狥之也比者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者借彼物以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文但比雖切而意淺興雖闊而味長興可兼比比不可兼興

虞惇按比之與興義本相通然有興可通比者有興不可通比者關雎桃夭興也而雎鳩之和鳴桃夭之少盛亦為比此興之通比者也葛覃之因時感事殷雷之觸景懷人興也以葛覃喻形體浸長以殷雷喻號令四方誤以為比則失之此興之不兼比者也興之兼比而比輕於興者則直謂之興關雎桃夭之類是也興之兼比興意多而比亦不可畧者則謂之興而比或謂之比而興螽斯摽有梅之類是也亦有即

以所賦之物為興所舉之事為比者謂之賦而興賦
而比葛覃兔罝邶北門之類是也以物比事而事在
言外謂之比則厭浥行露不得謂之賦園有桃不得
謂之興以物起事而事在下文謂之興則喓喓草蟲
不得謂之賦凱風自南不得謂之比大抵毛鄭於比
興求之過深而朱子於比興取之太簡毛鄭多以比
為興朱子多以興為賦學者當知所別擇云
鄭氏曰臣之序詩專為聲歌欲以明仲尼之正樂臣之

釋詩深究草木鳥獸之情狀欲以明仲尼敎小子之意
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然聲歌之妙猶傳
於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義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
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至太和末又亡
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而聲詩之道絶矣
夫詩之本在聲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
儒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而鳥獸草木之學廢矣
關關睢鳩在河之洲不識關睢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

之聲乎凡雁鶩之類其喙褊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鷕鷕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鳧雁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不識鹿安知食苹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蔞蒿之趣也使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關關呦呦之興乎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者謂瓜苦引蔓於籬落間而有敦

然之象焉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者謂桑葉最茂當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焉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陸璣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為此患作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然璣本無此學但加採訪多是支離自璣之後竟未有以此明詩者惟爾雅一書為名物之宗然孫炎郭璞所得既希張揖孫憲所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知詩書之味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已上論賦比興

虞惇按詩之興觀羣怨全在於比興而比興之妙大率於鳥獸草木得之無論聖賢之徒格物致知隨所感觸皆有至理即小夫女子比物連類各言其傷亦必有所寄託未有無端而陳一物舉一名者先儒毛鄭頗多發明間或失之於鑿至宋儒乃有興不取義之說夫興者興也即物以興意意不在物而興之之意則在物如關雎取其摯而有別桃夭取其容色少盛卷耳取其釀酒所須草蟲取其物類所感假使興

不取義則亦何取於興而又何以名之曰興邪朱子詩集註於小星則曰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應也揚之水則曰此詩之興取之不二字相應也小雅翩翩者鵻則曰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他如薄言采芑直云軍士采芑而行坎坎伐檀遂云君子伐檀自食瑣兮尾兮但云流離失所南有嘉魚即云所薦之羞諸如此類但取明白簡直而於詩人辭文旨遠之妙一概抹殺殊未可從白居易言詩自齊梁而

下比興漸失至唐而六義盡缺果如興不取義則三百篇六義已缺何待齊梁至唐朱子於詩多主夾漈之說而比興之義夾漈獨惓惓言之蓋深有見於草木鳥獸之學正可由末而溯本學者不可忽也

讀詩質疑卷首六

讀詩質疑卷首七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大小序

家語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叙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也

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隋書經籍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陸德明氏曰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虞惇按孔氏正義云舊說起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大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小序朱子詩序辨起關雎后妃之德也至教以化之又自然則關雎麟趾之化至是關雎之義也謂之小

序自詩者志之所之也至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謂之大序此二說似朱子為長但教以化之之下即接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文義亦未妥貼梁蕭統文選卜子夏詩序具録全文不分大小今當從之

朱子詩序辨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

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

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絶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人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

失云

歐陽氏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合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為證

程氏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蓋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或問

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也

蘇氏曰孔子之叙書也舉其所為作書之故其贊易也發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以為詳之則隘是以常舉其畧以待學者自推之今毛詩之序何其詳之甚也世傳以為出於子夏子竊疑之子夏嘗言詩於仲尼仲尼稱之故後世之為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子夏為之其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歟然其

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删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説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詞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録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叙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詩叙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潤益之古説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其事也而盡去

其餘獨采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為此孔氏之舊也

葉適氏曰世以詩序為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唯隋經籍志以為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矣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為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遂篇之首亦猶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

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楊子雲法言皆其遺法况詩乃記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意之所主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成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孔子亦不能強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蔚宗之言耳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為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

詩於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序為孔子者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故太師陳之可以觀風俗遒人采之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為之則於理為近

鄭樵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作此殊不然使宏鑿空

為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為之者有雜取諸家之說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其文全出於左傳

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所謂專取諸書之文為之者也關雎之詩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

之尸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其善辭美意并録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取諸說而重複互見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而復繼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也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宏之序至是始行也

馬貴與氏曰詩之有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為二復備論其得失而於國風諸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讀文王在上之詩則受命作周之語為贅讀於穆清廟之詩則祀文王之意已顯序雖不作可也至於國風則不然風之為體比興多於敘述諷諭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及作者之意

而序者乃一言蔽之曰為某事也茍非其傳授之有源考據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之事於數百載之下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曲從億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衞諸篇哉夫芣苢之序婦人樂有子也

而其詩不過形容采掇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閔宗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叔于田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之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不言所刺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鴇羽陟岵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四詩

之辭則嘆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辭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溪洧之辭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删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録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桓叔叔段者之口則可删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録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

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探索翫味别自為説而卒如
序者之舊何獨於鄭衞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
使聖經為録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删詩矣其所取於關
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
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為男女淫奔而自作詩以敘
其事者凡二十有四篇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
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
者所自作也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

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擇兮狡童褰裳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為放蕩無耻之辭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於詩亦猶是也愚以為不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辭也史所以記事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

紂録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説是也後世辭人墨士跌蕩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輩作為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懼其為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録之於經儒先又為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推其義則通書西銘必當與小山詞賦並讀也或又曰文公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

等之語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又豈復畏吾之閔惜而遂惕然懲創耶愚又以為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况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今市井小人至不才也有與之語而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赤慚恧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愧之而使自知其不可為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

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二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樂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曲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絶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今乃欲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朝廷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為不然左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國風固皆雅樂也使

其為里巷狹邪之曲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得而歌異國淫邪之詩乎嘗觀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多有不可曉者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大夫妻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則烏知鄭衛之詩不可用之燕享之

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賢士大夫之誚如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答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将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而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

施之燕享而此六詩之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說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耶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若詩之所已言序雖工不讀可也况其鄙淺附會者乎葢作序之人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分寘諸篇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當遵守考索

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當因一語之贅疣一詞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揣摩而為之訓釋也或曰文公之於詩序其見於經傳信而有徵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其可疑者亦未嘗盡斷以臆說固有援他書以證其謬者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無議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援引指摘似未能盡出於公平而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為衰周刺詩也賓之初筵韓詩以為飲酒悔過也是皆與

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説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説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之柏舟毛序以為仁人不遇也文公斷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為證非臆説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論恭顯封事引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之詩而繼之曰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是正與毛序合矣夫一劉向也豈列女傳可信而封事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

公惡序之意太過而援引指摘似未盡當也夫本之孔孟之說以為準參之古今諸儒之論以為衡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為異論哉

虞惇按詩序之作說者不同以為子夏所作者家語王肅之說也以大序為子夏作小序毛公潤益者鄭康成之說也以為當時國史所題者二程先生之說也以首句為孔氏之舊而其下為毛公衛宏集録者蘇氏之說也唯范蔚宗後漢書云衛宏作毛詩序鄭

夾漈因之而朱子力主其説復著詩序辨以極詆其妄由今觀之謂詩序為子夏作固未敢定謂詩序為衛宏作則決知其不然也蓋詩序自毛公前已有之自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其非宏作可知衛宏與康成時世畧先後如序果宏作康成大儒豈有不知而漫以為子夏之理梁蕭統文選載毛詩序自關雎后妃之徳也至是關雎之義也世所稱大序小序合為一篇題曰卜子夏則其為子夏作無疑其諸篇

之序首句以下容或有毛公及衛宏所附益者大約隋經籍志與康成之説得之蘇潁濱詩傳止録序之首句而盡去其餘其説亦未盡當蓋序有首句意未盡而下文申説者如芣苢為婦人樂有子蒹葭為未能用周禮棠棣為閔管蔡失道小弁為太子之傅作之類如但存首句則於情事不明雖其閒支離煩贅之説或有之終未可舉一而廢百也至朱子則直謂序之首句已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説此又譌

讕詆誣之語未敢以為信然矣



讀詩質疑卷首七

讀詩質疑卷首八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詩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

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黄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吕應鍾南吕函鍾小吕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

夏章夏齊夏族夏裓夏驚夏

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

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太師告樂正曰正歌備又有房中之樂注云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虞惇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朱子皆謂之笙詩其說曰儀禮鄉飲酒禮燕禮自南陔以下曰笙曰樂曰奏不言歌則知其有聲無辭也今考儀禮鄉射禮奏貍首騶虞騶虞召南之卒篇也亦曰奏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皆周頌之篇亦曰奏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曰管猶南陔之曰笙也新宮詩今亡而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是新宮有詩

矣管有詩笙何獨無詩夫子删詩三百十一篇詩也非樂也如曰有聲而無辭是樂譜非詩也曰笙曰樂曰奏不言歌夫太師既告樂正曰正歌備矣是南陔六詩未嘗不言歌也

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宫三終奏貍首以射

禮記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

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節也

虞惇按射義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或曰此即貍首之詩也

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

虞惇按升歌三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

也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三終二南六詩也凡樂四節詩十有八篇皆謂之正歌

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

内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

樂記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

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
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
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
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
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

而吾子自執焉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

歌孰能保此

虞惇按師乙聲歌之論風雅頌與商齊並稱故夾漈鄭氏遂以齊為齊風商為商頌而子夏之論溺音所謂鄭音好濫衛音趨數者朱子亦即以國風鄭衛之詩當之不知此論音非論詩也鄭之好濫衛之趨數鄭衛之音耳非詩也若謂鄭音即鄭詩衛音即衛詩則十五國風未嘗有宋詩也齊為齊風商為商頌所謂五帝三代之遺聲又何以稱焉桑間濮上亡國之

音聖人亟欲放而絶之而朱子反以桑中刺奔之詩為桑間濮上之音夷雅樂於新聲雜淫哇於正始經學之繆未必不由此濫觴矣

春秋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

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
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
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
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
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
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
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耳昔諸侯朝

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國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

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

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
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
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
小雅燕禮用施之君臣之間大雅饗禮用惟人君可歌
虞惇按史記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
武雅頌之音是三百五篇皆樂也二南正雅商周之
頌固已用之朝廟用之鄉國其變風變雅亦皆可以
播之樂章因事類而歌吳季札觀周樂使工歌周南

召南自邶鄘而訖於曹鄶是則十三國詩皆樂也東漢之末杜夔奏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伐檀今之變風也大戴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可歌者八篇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儀禮乃管新宮三終或云新宮即斯干而春秋傳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是雖變雅亦可入於樂有不用未嘗不可用非若後世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朱子謂邶鄘而下僅以觀民風而程大昌遂謂南雅

頌為樂詩自邶至豳為徒詩而不入於樂其說誤矣
鄭樵氏曰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
六律為之羽翼聖人編詩為燕饗食之時用以歌而非
用以說義也漢去三代未遠大樂氏以聲歌肄業徃徃
三百篇瞽史例能歌之迨義理之學日勝聲歌之學日
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
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唯鹿鳴騶虞伐
檀文王四篇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唯鹿

鳴一篇每正旦大會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至晉世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一篇絶後世不復聞詩矣

錢澄之曰禮記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是三百篇不獨可歌亦備乎弦舞之音節矣

儲欣武曰歌者為詩擊者拊者吹者為器合而言之謂之樂對詩而言所謂樂者八音也興於詩成於樂是也分詩與樂言之也專舉樂則詩在其中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之也

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為樂自漢而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為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自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乎詩與樂判然為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也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國之風耳

樂府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

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興而樂廢

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以悅耳存其質也國語伶州鳩曰匏竹利制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音而八音但存其六矣熊氏謂匏音亡而清廉忠敬者之不多見吾有感於其言

讀詩質疑卷首九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章句音韻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體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及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

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諸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為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句必聯字為言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

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我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于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不見有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徧檢諸本皆云泂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為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為

多亦有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性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之兮矣也之類本取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上字為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漣猗之篇此等皆上字為韻不為義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反是不思亦已

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也章者積句所為不限句數也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意盡而成故累句為章一句不可二句得為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也其多者載芟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類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風雅敘

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頌著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為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鴞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

芣苢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為卒章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卒終也終篇之章言卒者對始也終篇為卒章則初篇為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然則武惟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

定爾功是章之卒句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名南之卒章正謂卒篇也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為樂章故言名南之卒章也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為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熊朋來氏曰賡歌虞詩也每句有韻五子之歌夏詩也隔句有韻其四章兩韻一換商頌商人之詩也詩韻之例盡在是矣那之首章隔句用韻兩韻一換至綏我思

成下又每句有韻篇末別出嘗將二韻結之烈祖以祖祜所三韻起中間申錫無疆開下文連句之韻似以三無疆為之節後人交互用韻始此商頌多每句用韻玄鳥長發殷武皆然玄鳥六換韻長發前六章皆每句有韻惟卒章兩韻一換殷武每句有韻惟第四章交互相韻其末別出國福二韻結之五章以翼極二韻起而下文連句有韻卒章又通章連句用韻自後作詩者用韻皆以商頌為格例

顧大韶氏曰詩經有上文叶韻而末句不叶者麟趾騶虞之類是也有下文叶韻而首二句不叶者瞻彼洛矣之類是也有首句自與第三句叶第二句自與第四句叶者兔罝魚麗之類是也有首句與末句叶而中二句不叶者決拾既佽之章是也有用中州韻叶者左右芼之叶鐘鼓樂之烝然罩罩叶式燕以樂之類是也有通章不叶韻者如大雅其在於今一章及周頌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其邦等篇是也詳知其例方可讀詩

顧炎武氏曰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末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即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

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于是有上下各自為韻若兎罝及采薇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為一韻中間自為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為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句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於自然非有意為之也

虞惇按詩人用韻錯綜不同如熊氏及二顧氏之說

畧見大端此外更有一句中自為韻如柏舟日居月諸北風其虛其邪商頌猗與那與之類有一句兩韻二句中各自為韻如匏有苦葉之次章瀰與鷕韻盈與鳴韻之類有三句一韻如采芑前三章之類亦有三句一韻而三句中又疊用韻如采芑二章三章後六句之類有上下總一韻而中間復自為韻如大雅思齊二章之類有下三句各與上三句為韻如桑柔卒章之類麟趾騶虞末句不用韻而合三章為韻瞻

彼洛矣起句不用韻而合三章為韻更有後三章復承前三章為韻如魚麗之類更有合全篇為一韻如泂酌三章之類皆變化因心自然合節樂記所謂聲成文謂之音舉一反三可以類推也○又按古人之文大率用韻易書中多有用韻者詩為樂章被之詠歌尤須依韻而成所謂聲依永律和聲是也詩之韻自虞廷賡歌始其後有五子之歌三百篇而下訖於後代詩無不用韻而用韻之法古今不同古韻寛而

今韻嚴今韻起於梁沈約而律詩用之梁陳以來古體詩亦皆通韻如東之通冬魚之通虞不盡拘沈韻也唐詩以韓杜為宗五言古體皆用古韻杜之彭衙行真文元寒删先通用自京赴奉先縣咏懷賀物月遏黠屑通用韓之此日足可惜東冬江陽庚青通用元和聖德詩語麌哿馬有通用如此之類更僕未易數今人作古體詩尚通用古韻豈有三百篇而反限以今律詩之韻之理朱子泥於今韻遂創為叶韻之

法凡詩之不合於今韻者俱從而叶之就其所叶之韻亦多有未可通者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采友不同韻則以采叶友可也以友叶采可也今采叶此禮反友叶羽已反將以何韻為準乎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居御不同韻則以居叶御可也以御叶居可也今居叶姬御反御叶魚據反又以何韻為準乎更有不必用韻而亦叶韻者如誰謂女無家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有本

同一韻而亦叶韻者如麟之趾振振公子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之類是也更有上下各自為韻而必叶為一韻者亦有決不可通之韻本不入韻之字而亦必叶為韻者附會牽合支離煩碎幾於無句不叶殊非聲成文謂之音之義也又古人四聲通用亦始於虞之賡歌降為屈原之離騷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則平去通韻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

乎吾將刈雖委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則上
去通韻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内恕
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
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則去
入通韻惟兹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兹芳菲菲而
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則平入通韻自楚辭至漢魏
樂府皆然何獨於三百篇而必强為一聲又必强為
一韻乎三百篇之詩皆被之樂無不可歌者歌有揚

抑抗墜輕重疾徐宛轉之節一唱三嘆音韻自然而協不必以今韻之平上去入拘拘叶之今之詞曲通用四聲按節而歌何嘗不協俗樂尚不必限以一聲豈古樂反欲拘以一韻由此推之不特朱子之叶韻可删而吳才老之韻補亦俱可廢也故今於經文之下畧其通韻之說而於朱子之叶韻悉删去之於以正本音存古韻使承學者知所依據云○又按今世韻書乃元初黄公紹所編依宋平水劉淵定本非沈

約之舊本也并唐韻二百六部為一百七部至今用之然其中有可通用者有不可通用者宋鄭庠定古韻總分為六部一東冬江陽庚青蒸二支微齊佳灰三真文元寒删先四魚虞歌麻五蕭肴豪尤六侵覃鹽咸或又并魚虞歌麻蕭肴尤為一部共五部以韓杜詩考之則五部之説亦未為無據也然庠本以支微魚虞蕭肴三部為但有平上去無入聲竊恐未必然夫五方之音有重輕一人之言有徐疾一字之中

自有平上去入此天籟之自然非人所能損益也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曰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何休註曰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大抵平上去之音長而入之音短一伐也而讀之有長短則自有平上去入之不同安在其為某韻有入聲某韻無入聲哉明章黼韻學集成分配四聲以屋沃覺為東冬江之入質物月曷黠屑為真文元寒删先之入藥為陽之入陌錫

職為庚青蒸之入緝合葉洽為侵覃鹽咸之入若確不可移者崑山顧炎武力排其説謂小戎以屋韻驅馵則其不協於東董送可知也揚之水以沃韻鑿襮則其不協於冬腫宋可知也他如術轉為遂則不應承質曷轉為害則不應承寒藥不應承陽錫不應承青皆據六書象形諧聲為説而參以三代經傳之文足以破五百年來承學傳習之誤其所作音學五書詳慱而精核按之詩易及楚辭樂府無不合者世有

桓譚必能知而好之故余於此書多援以為証也○
又按顧炎武音論云古音止有十部一東冬鍾江二
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三魚虞模侯四真諄臻文殷
元魂痕寒桓刪山先僊五蕭宵肴豪幽六歌戈七陽
唐八耕清青九蒸登十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宋齊
以下作韻書者於此十大部固不必分而分其支韻
字半入脂之半入歌戈麻韻字半入歌戈半入魚虞
庚韻字半入陽唐半入耕清尤韻字半入脂之半入

蕭宵宋聲以下作韻書者於此四小部又不當合而合上去二聲倣此入聲之中別多舛錯隨條正之其所云十部與鄭庠六部亦小異大同而其所分支麻庚尤四韻之字則斟酌精當援據確核迥非他韻書所能及也但其所云十部之中亦以東冬眞諄歌戈陽唐耕清蒸登六部為有平上去無入聲則愚未敢以為然四聲出於天籟有一字即具有四聲今西北人語多無入聲蓋由土風使然非字之本無入聲也

鄭以質物月曷諸韻為真文之入而支微則無入聲顧以質物月曷為支脂之入而真諄則無入聲雖得失互殊而大㫖則一至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併四聲而為三聲更失天地自然之正不足以言音學矣

讀詩質疑卷首九